

我记忆中的葛村(四)

□ 解鸿章

葛村历来以农业为主，记得那时种田，夏收麦、秋收稻，一年两熟。村前因地低水田多，宜种稻谷与小麦；村后因地高旱田多，宜种大米与豆类杂粮及棉花等。从农村的生息看，全年春冬闲，夏秋忙，若逢抢收抢种更加忙。作为生长在农村，曾经历过劳动的我，深感农业繁琐，农民艰苦。不过也有一些农户并不全靠农业，他们男子外出经商挣钱，女人家务农带小孩，农忙时男子回家帮忙，或雇工代劳。

那时种田一向依据一年24个节气，即到什么节气应做什么农活，皆有一定规律及古传“谚语”指点。如“谷雨种秧”，就得在小秧田里浇水撒稻种；“小满吃枯”，说明夏收在望，大麦已收，小麦枯黄；“芒种到没老少”，这时应趁天晴普遍抢收小麦。其后直至“秋分”才可开始拔禾，割稻忙秋收，一到“寒露种田不问人”，此时秋收将毕普遍播种小麦，到了“霜降割糯稻”，秋收秋种方结束。这“节气”不但指点了农业生产，而且对气候冷热变化也有指导作用。

由于葛村地势高，不怕涝只怕旱，由此需架水车，多人脚踏灌溉。然而这道工序繁琐，筹齐各件水车农具，方可在农田与池沟之间的岸边上进行。各件由伏杠、连踏、水轴、槽桶、干水及槽桶内不断往返运行的一片一片相连接的拂板等多件木制工具组成。又因工具多而杂，皆沉重大件，往返搬运不便，事先应看沟池水面深浅而定。水浅三人轴即可，如水深则须五人、七人甚至九人等长短不一的踏脚水轴才行。而伏杠及槽桶也应随水轴的长而加长，拂板的片数更应随之增多。否则槽桶延伸不到水面，水就无法抽上。此道工序杂而繁琐，费时、费工、费力，诸多工具缺一不可，一时更不易筹齐。这种劳动的强度，如今有些人对此已淡忘了。

解姓为主的葛村人，向以农业为基础，农商相结合，勤俭持家为本，一向靠“女务农、男经商”，互相兼顾已成惯例。凡男性自幼上学数年后，15岁即由亲友介绍离家外出学徒（又称“学生意”）。当时人的观念，在外学徒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否则被人看不起。一般进店学商的多，进厂学工的少。三年满师后方可回家一次，有的留原处工作，有的改从其他职业。从往年村里外出的人员看，远赴北方海州（现连云港）一带的多，从事糟坊、油坊及烟叶加工等行业。后自京沪铁路建成起，交通方便，市场兴盛，转向上海、南京一线的多，大多从事各种商业，少数转向钱庄、证券等业。

那时（抗战前）葛村半数以上的农户家有存粮、外有收入，他们吃穿有余，温饱不愁。只有田少人多、外无挣钱人的农户，经济拮据温饱难糊。说明身处农村必须农商兼顾，生活才有依靠。不过勤劳人也有出路，农闲时男可捕鱼、打猎，女可纺纱、刺绣也可在村里打短工，帮人推车、挑担、做杂活，每天也能挣钱，只要不怕苦，不愁没饭吃。

从我村的衣食住行可看那时的生活状况。衣着上，男长衫、对襟短褂，头戴瓜皮帽，少妇旗袍，老妇大褂大袄头勒黑帽箍。一日三餐，大米粉米粥，忙时干、闲时稀，纯米饭难得吃。只盼敬祖宗或来客、请人干活才有，而下饭菜素多荤少，鱼肉难得见。住的是祖传或租典的砖木结构绞圈房（即四面有房绞圈而成，左右对称，庭心居中），大致分三类：五间的三大进，大小六厢二天井，敞厅楼屋，外带长包厢的大宅（杂）院；三进四厢二天井，前后客堂楼屋的群住房；一进两厢一天井的独住房。此外还有外来户的毛竹搭建、外墙土坯、芦苇分隔、茅草顶的简易房。出行以步行为主，少见坐轿，唯结婚迎新娘坐四人抬的花轿，媒人坐二人扛的杠轿。交通工具主要独轮小车，既可运货又可载客（车两边绑专用小椅坐人），在农村路窄行驶，灵活机动，四通八达。此前曾见接嫁妆的大型独轮车，体积高大，前后有把柄，一人后推，一人前拉，形状与小车相似，可惜以后不多见了。

记得军阀时形势虽乱，但苏南地区物价尚稳，购买京江饼每只仅铜元1枚，油条每根2枚，油酥饼每只3枚。而铜元（也称“铜板”）与民初发行的法币（又称国币）的比值是：3枚为一分，30枚为一角，300枚为一元，并与银元、银角、纸币等通用。当时的米价每斗（20斤）1元，猪肉每斤2角。然一般人的工资也很低，农村打短工的每天2角，技术工（瓦木匠）5角（均供饭）。而在外地工作的商业人员每月10元左右，学徒仅5角（均供食宿）。如一家五口有粮有柴的农户，每月有5元收入足够了。可恨自从日寇侵华后，汪伪政府建立了“储备银行”还发行了“储币”，并贬低法币又禁止流通。且在日军统治下，肆意掠夺中国资源，滥发纸币，市场物资奇缺，供不应求，物价上涨。到抗战胜利时而“储币”兑换法币八年竟涨了数十倍。即使以后国民政府掌了权，涨势并未停息，人人怨恨。由此当时的报纸曾出现了“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也遭殃”的标题，人民叫苦连天。



唐代宗像

开元二十五年（737），常州刺史齐澣调任润州刺史。据《新唐书》记载，齐澣是定州义丰人，“少开敏”，十四岁时碰到大诗人李白，“倾城有王佐才”。

到润州上任不久，齐澣便碰上了一件棘手之事。什么事呢？由润州渡江至扬州的长江主航道发生了淤塞。唐代以前，京口江面宽达四十余里，江险难渡。大约从六朝时期开始，随着泥沙淤积，长江主航道南坍北涨。瓜洲原本只是靠近长江北岸的水下暗沙，此时逐步成为江中小岛。因形状似瓜，故取名瓜洲。而京口这边，则是大片陆地坍入长江。原本在丹徒、谏壁沿江地区的西汉吴王刘濞墓、东汉扬州刺史刘繇墓，正是在此期间坍入长江。长江北岸江滩在唐朝继续增长。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瓜洲不再是江中小岛，而是和北岸土地连成一片。

南来北往的船只由润州渡江北上，必须要经过京杭大运河。由长江进入运河的渡口，江南是蒜山渡；而江北那时候还不是瓜洲渡，而是扬子津。可是由于泥沙淤积，到齐澣担任润州刺史的时候，扬子津已远离江岸二十多里。如此一来，船只由润州北上，必须绕过瓜洲，才能到达扬子津，进入运河。这时候瓜洲的面积已相当之大，南北足足有二十五里，横亘在长江之中。船只由润州北上，必须要先往上游航行，然后绕过

齐澣开河与韦损治湖

——读史谈片话镇江之九十三

□ 习斌

瓜洲，再沿长江北岸，驶向下游的扬子津。绕行的这段水路迂回曲折，长达六十多里，而且风浪很大，经常有船只在这里发生翻船事件，无疑既不方便运输，又增加了行船的风险。

齐澣于是给朝廷上书，反映这个问题，同时提出自己的建议。齐澣认为，不如从瓜洲另开一条运河，直达扬子津。这样由润州北上的船只直行进入新河，即可免除绕行之苦。朝廷很快批复同意了齐澣的建议。于是新开运河这件事，就在齐澣的主持下，提上了议事日程。

齐澣主持开河，是在开元二十六年（738）。齐澣新开的这条运河，名叫伊娄河，也被称为瓜洲运河或是扬州新河。在齐澣开河期间，大诗人李白正巧经过曲阿。他看见船工、纤夫正挥汗如雨，通过水路运输石头，于是写下了著名的《丁督护歌》。“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何苦！”意思是，云阳段运河两岸住着那么多商贾大户，可在河里，拖船的工人却在服着徭役，连黄牛都热得对着月亮直喘气，他们却要拖着船逆流而上，多么辛苦。这是一首现实主义作品，体现出李白对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疾苦的关心。

李白目睹到的，正是开凿伊娄河的工料运输现场。船工、纤夫通过水路，将大量石块运送到京口，然后再渡江运往瓜洲。

伊娄河长达二十五里，修成之后，从润州北上的船只直行渡江，行驶二十里后，即可进入伊娄河。然后沿伊娄河而上，就能到达扬子津，进入京杭大运河。

伊娄河建成之后，作用显而易见。首先，建成一年之内，瓜洲附近江面再也没有发生翻船事故，大大降低了行船风险；其次，有效缩短了船只行驶的路程，一年之内，大约节约了几十万运费；此外，齐澣还

在瓜洲设了伊娄埭，官府在那里负责征税，为朝廷增加了一笔税收。

我们前面说过，由于泥沙淤积，瓜洲这才与陆地相连。和瓜洲相连的陆地是扬州，可为什么在瓜洲筑河，却由润州刺史齐澣负责呢？原来，唐朝随着瓜洲的面积越来越大，这片新增的土地也就划归润州管理了。这就是齐澣主持开凿伊娄河的原因。后来到了唐代宗年间，淮南节度使张延赏提议，瓜洲的管辖权应以长江为界。这一提议得到朝廷批准后，瓜洲才划归扬州，也就是说在唐代早期，瓜洲一直属于润州管辖。

齐澣开凿伊娄河，这是中国漕运史上的一件大事，直接促进了京口、瓜洲南北渡口的繁荣。特别是瓜洲渡，由此取代了原来的扬子津，成为大江北岸最为著名的津渡码头，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很多动人诗篇。

都说沧海桑田，世事难料。到了清朝末年，长江主航道再次发生巨变，只不过不同于唐朝初年的南坍北涨，而是南涨北坍。如此一来，唐代出现的、驰名天下的瓜洲古渡，连同瓜洲古镇一起，坍入长江。而江南的京口，随着泥沙淤积，千年古渡西津渡不再存在，原本位于江中的小岛金山也与陆地相连，成功登岸。当然，这已是一千年后的事了。

对于齐澣开河的历史功绩，时人称颂不已。大诗人李白就曾写下诗篇：“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李白诗里的齐公，指的便是齐澣。对于齐澣开凿伊娄河，李白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这是一件可以和天地共不朽的丰功伟绩。

伊娄河后来在中国漕运史上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段运河，也就是现在扬州瓜洲镇到扬子桥之间的古运河。

众所周知，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

由盛转衰。安史之乱平定后，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已是遭受重创。这么一来，全国财赋的征集和转运主要集中在了江淮地区。而江淮地区的财赋北上，必须依托运河。安史之乱历时八年，很多河道长期无人管理，淤塞废弃，无法航行。运河运输受到了很大影响。

吏部尚书刘晏受唐代宗委派，实施了江淮漕运整治。他发动民工，组织兵丁，疏浚河道。很快，漕运得以全线畅通。后来韩滉出镇润州，能将大批粮食通过运河，运往京师，主要就得益于刘晏这次对河道的疏浚。

刘晏关心的不仅仅是运河，他对整个东南的漕运体系都十分关注。西晋时，大将陈谱曾在曲阿开凿练湖，练湖方圆达四十里。到了唐代，由于江南人口的增加，丹阳当地很多豪强大族开始向水面要田，他们筑起长堤，将练湖湖面拦腰截断，然后放掉里面的水，开垦肥沃的湖田。如此一来，丹阳一带的水系受到严重破坏。丹阳及周边近三十里地方，五万多居民的生活和生产受到影响。

当时任润州刺史的是韦损。韦损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决定着手整治练湖，经过韦损的整治，练湖终于得以恢复，不仅解决了丹阳、延陵、金坛三地农田的灌溉问题，而且为江南运河丹阳段和京口段提供了丰富水源。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练湖之水只要泄一寸，运河之水便能涨一尺。练湖的恢复，在当时意义十分重大。

对于韦损的做法，刘晏十分支持。刘晏专门上奏朝廷，希望能褒奖韦损。代宗接到上奏后，专门下诏，对韦损予以褒奖。可惜的是，后来由于周边围垦现象越来越严重，历史上十分有名的练湖，在上世纪彻底从地图上消失，现在徒留下一个地名。



老照片

时光飞逝如流水，弹指一挥半世纪，知青已成历史，回眸知青生涯的难忘经历，我们总在问自己，我们的后代们，能理解他们父辈当年的特殊经历？为了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知青们一直努力争取，在共和国的历史中留下知青群体的印迹。

广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到1978年，有1776.43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镇江市从1957年始至1977年，下放知青二万六千余人。其中赴苏北农场近万人，到原镇江地区各县农村和市郊插队、插场一万四千余人，支援新疆七百余人，回乡知青一千四百余人。下放知青来自我市城区每个家庭，约占我市城区人口的十分之一，为我市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人口大迁徙。是牵动整个社会、每个家庭的历史印记。

为了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2009年临海农场知青出版了知青回忆录《梦里流淌青春河》。2015年镇江知青又与镇江档案馆沟通，建设知青文化展馆，征集知青历史资料。2016年一批批老知青来

蹉跎岁月的记忆

——我参与知青上山下乡图片展筹划的前前后后

□ 吴家祥

劳动作业篇、文化生活篇、新的征程篇、结束语，围绕这六个方面组织图片、文字。

在征集镇江知青上山下乡图片资料的过程中，镇江档案局、知青文化研究会给予了全力支持配合，镇江市民、老知青一直密切关注、提供图片。

2017年3月，我循着线索找到老摄影家陈大经老师，要了镇江蚕桑工区当年劳作的照片，还有蚕桑工区知青烈士郭嘉宏图片资料。找到张祖荣、周觉华老师夫妇，找出1965年镇江知青下放江宁县县长江公社的图片，这些图片是当年老摄影家庄润贵供职镇江日报时拍摄的。找到老知青蒋长祺、徐月萍夫妇，他们非常支持，按约发来他们和知青下一代蒋晴的图片资料。我找到老知青戴企华，他按约发来当年他们在江宁带有动态感觉的图片资料……

3月21日，因南通下放知青图片资料较少，我在镇江金山网、镇江5011网友之家发文特别征集1965年镇江300多名知识青年下放南通，当年在农场工作生活场景的照片。

为了展览版面的活泼，我找出了我们当年在农村使用的物品、日记、学习笔记，这也让我们看到，当年我所在的生产队一年的收获，让我们不得不感慨万分。

3月底，我到档案局，把编辑整理好的六个内容的“镇江知青上山下乡图片展”图片资料交给档案局，档案局征集编研处和排版的广告公司反复修改，数易其稿，于5月拿出了“镇江知青上山下乡图片展”40块展板的初稿，由知青文化研究会，当事人审阅并反馈，反馈意见再修改。再由平面设计专家吴中秋反馈版面设计方面的修改意见。

5月底，40块展板基本定稿。

6月9日是“国际档案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档案——我们共同的记忆，“镇江知青上山下乡图片展”就在这天和镇江市民、老知青见面。但愿这个凝聚了广大老知青、档案工作者心血的成果能

